



玉潭湖第九届冰雪节。

走
水
笔

鸡西梨树的风骨与振兴

□文/高翠萍 摄/王乐成



鸡西地区第一党支部旧址。

梨树的“魂”与“骨”

在摄影师王乐成的镜头下，梨树的“魂”与“骨”找到了一个具象的起点。他将“和谐梨树”的当代愿景，焊接在深红色的历史基座之上。在《鸡西第一党支部旧址》一书中，他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视觉赋格。光线，是情绪的画笔。他捕捉到的，是被厚重云层过滤后的散射光，均匀、柔和，像一层薄纱，洗去了所有强烈的明暗对比。初冬，恰到好处，这场视觉叙事的点睛之笔。在纯白画布的映衬下，那栋饱经风霜的百年俄式建筑——穆棱煤矿矿路事务所旧址，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，庄重地卧于大地。

这栋建筑，始建于1924年。1925年落成时，它曾是梨树镇的绝对地标，总面积达1260平方米。2014年，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——梨树博物馆。这栋老建筑，正式成为了梨树区的红色历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27年，两名共产党员——于明智与姜玉芝夫妇，受中共北满地委派遣，如两粒火种，穿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。抵达梨树镇，他们唯一的掩护身份是“教师”。

他们一边在学校里讲授知识，一边在黑土地上悄然传播着马列主义的纲领。他们的目光，在寻找着同路人。梨树镇学校的校长牛鹤九以及两名穆棱煤矿的工人，成为了第一批被唤醒的人。地点，就在这栋穆棱煤矿矿路事务所里。至此，中共梨树路矿事务所党支部秘密成立了。

这是鸡西地区第一个党支部。牛鹤九，这位校长，成为了第一书记。

1927年9月，这个新生的党支部开始了第一次行动。夜幕下，牛鹤九带领着成员，在梨树镇的街巷间张贴标语，散发传单。

对于镇上的人们来说，那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“马克思列宁主义”——这个词，代表着团结起来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全新可能。

四季交替，岁月更迭。

在1927年点燃了第一簇火苗的梨树镇，如今已是拥有12个党支部、401名党员的镇党委。历史的“骨架”之上，正在生长出全新的“血肉”。“龙药小镇”的规划，让6000亩高标准农田的北药种植基地，正从图纸走向规模化的运营轨道。

四季交替，岁月更迭。

远看过去，这迷蒙中的山岩，就是一位画师在宣纸上酣畅淋漓的挥洒。它们在雪野中浸润着雅韵，在长卷上渲染着画意。

有的山岩像驼峰，背负着千年的积雪；有的似龟背，沉淀着万古的时光；有的如孤鹰，兀立于林中，傲视着风雪；有的若恶兽，断壁于山间，咆哮着北风。

这是大自然最随性的“泼墨”：枯湿浓淡，随便乱点；焦润深浅，恣意挥洒。

在梨树区，猴石村的名字，源于三块沉默的巨石。它们如同土地的史前守护者，形态逼真，静观着万由林海的四季更迭。

在村旁，静卧着玉潭湖——这片800余亩的广阔水域，承载着338万立方米的蓄水，也承载着猴石村几代人的生计与渴望。

梨树区毗邻G331国道，却像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，无人问津。直到一个觉醒的时刻。猴石村的人们意识到，他们拥有的不只是水和森林，而是两种极致的生命体验：冰与火。

当严冬降临，黑土地被冰雪彻底封印，玉潭湖凝固成一块坚硬、剔透的寒玉。在过去，这是“猫冬”的信号，是万物休止的沉寂。

但现在，寒冷不再是禁锢，而是一张请柬。

梨树区每年冬天都有赏冰乐雪系列活动，这个宏大的叙事，在玉潭湖找到了生动的注脚。村民们不再是自然的旁观者，他们成了冰雪的雕塑家。

他们重建了冰雪大滑梯——那条300米长的雪道，不再是冰冷的建筑，它是尖叫与欢笑。他们凿开了雪坑，堆砌了雪屋，复原北国原始的童话。

湖面上，古老的爬爬车和冰陀螺，与现代的雪地摩托车并驾齐驱。传统与现代，在这片冰封的湖面上，达成了奇妙的和解。

这是一场节庆，这是一场关乎生存与尊严的变革。

2万人。这是截至2025年2月8日的游客数字。游客的到来，带来了人气，更带来了现金流。去年冬季，投入228万元，收益30万元，带动52个村民就业。

这串数字化作了村民脸上朴实而安稳的笑意。这才是“乡村振兴”真实的体温——它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这个冬天，猴石村村民口袋里沉甸甸的收入，实实在在的回报。

玉潭湖，这个曾经只默默蓄水的水库，如今正以“冰”与“火”的双重姿态，滋养着它的人民。

《金史》记载，天眷元年（1138年），开始建设宫室。朝殿建成之后，设立上京会宁府衙门，宣布“以京师为上京，府曰会宁”。府下辖三县，即曲江（今阿城区）、宜春（今阿城区）、肇州（今肇源县）。管理人口“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”，以户均五人计，有近十六万人。与此同时，熙宗废除了以前颁行的官制，颁行了新的朝政策略，开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勃极烈制度，标志着金朝正式建立封建王朝京师之制。

《大金国志》称此前本来没有宗庙，也就谈不上祭祀。金灭辽后，大批汉人进入金国朝廷，汉臣建言，曰：“天子之孝在乎尊祖，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。”熙宗听后觉着可行，开始修建宗庙，只是“惟庙貌，祀事虽具，制度极简略”。

熙宗所建上京都城，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，文化建设日趋规范。新建居住区域尊卑有别，熙宗、贵族、平民分而居之，熙宗住在上京南城，平民则住上京北城。《大金国志》记述，新的宫殿、城池建设完成之后，始有“内廷之禁”，始设“护卫将军、寝殿小底、擎手伞子”，始定官廷“文、武二舞”。宋人所著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这样描绘熙宗后期的上京会宁府，与当初之所见大相径庭，曰：“宫室之壮，服御之美，嫔妃之盛，燕乐之侈，乘舆之贵，禁卫之严，府库之限，已尽中国为君之道。”

海陵王完颜亮夺取帝位后，对臣子说：“天下一家，然后可以为正统。”想要建立中国大一统王朝，认为上京城过于偏僻，不宜留作京都，称“官艰于转输，民艰于赴诉”，并于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，迁都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取消上京名号。

金世宗完颜雍巡视上京会宁，宣称维护女真旧俗，开始恢复上京名号，陆续重建庆元宫，复建太祖庙，修建城隍庙，后来又对大多数官殿予以修复，用砖对城墙外部进行加固，即“以甃束其城”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一道时光的刻痕

在梨树满天星景区的深处，藏着一道时光的刻痕。它有个朴素的名字——马石匠沟。

二十世纪40年代。一个姓马的汉子，他扛着锤凿，第一个踏进了这片荒芜的沟谷。

他不是来寻幽访胜的，他是来“讨生活”的。

他看中的，是这沟谷两侧突兀的山崖。这不是寻常的土山，而是地壳变迁时，由大地深处的怒火所凝结成的玄武岩。于是，叮当的锤凿声，成了这沟谷最初的人间烟火。他以采石为生，用汗水和血肉，从这大地的骨骼上，换取养家糊口的粮食。日复一日，人们只知道“沟里有个马石匠”。久而久之，这沟，便随了人的姓名，叫了“马石匠沟”。

马石匠不在意风景，他眼中只有石头的纹理、断层和硬度。

他或许不曾留意，当严冬的封锁被春风撕开一道裂口，这黑色的玄武岩，会迸发出炽烈的柔情。每年春夏之交，那些积攒了一整个冬天的生命力，会化作漫山遍野的映山红。

它们不是生在肥沃的土壤里，而是从坚硬的岩石缝隙中，从绝壁之上，从万树丛中，竞相怒放。那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美。黑色的山崖为底，鲜红的花朵如血，如火焰，如梦如歌。这是坚硬土地柔软的心跳，是鸡西周边风情的一道春光。

马石匠沟的“魂”，不属于春天。它的魂，属于冬天。

当北风卷走最后一片红叶，当天空变得高远而苍白，冬天，这个北国真正的主人，便降临了。

瑞雪，总是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，悄然而至。

它不像暴雨那般声势浩大，它“似柳絮，如杨花”，纷纷飘摇，款款飘落。它以温柔的姿态，执行着彻底的“肃静”。天地间，一切的嘈杂，一切的色彩，都被这无边的白所覆盖，所吞噬。

世界，空寂无声。荒野虚幻如烟。

这雪，是世间最好的留白。它净化了视觉，也净化了心灵。

在这片纯白中，唯一的“动”，是山边那头踏雪的孤牛。它低着头，每步都踏得缓慢而坚定，仿佛在丈量这片土地的耐心与深度。它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画中的“一景”。

玄武岩的黑色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变成了浓重的墨。

远看过去，这迷蒙中的山岩，就是一位画师在宣纸上酣畅淋漓的挥洒。它们在雪野中浸润着雅韵，在长卷上渲染着画意。

有的山岩像驼峰，背负着千年的积雪；有的似龟背，沉淀着万古的时光；有的如孤鹰，兀立于林中，傲视着风雪；有的若恶兽，断壁于山间，咆哮着北风。

这是大自然最随性的“泼墨”：枯湿浓淡，随便乱点；焦润深浅，恣意挥洒。

玉潭湖的生动注脚

在梨树区，猴石村的名字，源于三块沉默的巨石。它们如同土地的史前守护者，形态逼真，静观着万由林海的四季更迭。

在村旁，静卧着玉潭湖——这片800余亩的广阔水域，承载着338万立方米的蓄水，也承载着猴石村几代人的生计与渴望。

梨树区毗邻G331国道，却像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，无人问津。直到一个觉醒的时刻。猴石村的人们意识到，他们拥有的不只是水和森林，而是两种极致的生命体验：冰与火。

当严冬降临，黑土地被冰雪彻底封印，玉潭湖凝固成一块坚硬、剔透的寒玉。在过去，这是“猫冬”的信号，是万物休止的沉寂。

但现在，寒冷不再是禁锢，而是一张请柬。

梨树区每年冬天都有赏冰乐雪系列活动，这个宏大的叙事，在玉潭湖找到了生动的注脚。村民们不再是自然的旁观者，他们成了冰雪的雕塑家。

他们重建了冰雪大滑梯——那条300米长的雪道，不再是冰冷的建筑，它是尖叫与欢笑。他们凿开了雪坑，堆砌了雪屋，复原北国原始的童话。

湖面上，古老的爬爬车和冰陀螺，与现代的雪地摩托车并驾齐驱。传统与现代，在这片冰封的湖面上，达成了奇妙的和解。

这是一场节庆，这是一场关乎生存与尊严的变革。

2万人。这是截至2025年2月8日的游客数字。游客的到来，带来了人气，更带来了现金流。去年冬季，投入228万元，收益30万元，带动52个村民就业。

这串数字化作了村民脸上朴实而安稳的笑意。这才是“乡村振兴”真实的体温——它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这个冬天，猴石村村民口袋里沉甸甸的收入，实实在在的回报。

玉潭湖，这个曾经只默默蓄水的水库，如今正以“冰”与“火”的双重姿态，滋养着它的人民。

《金史》记载，天眷元年（1138年），开始建设宫室。朝殿建成之后，设立上京会宁府衙门，宣布“以京师为上京，府曰会宁”。府下辖三县，即曲江（今阿城区）、宜春（今阿城区）、肇州（今肇源县）。管理人口“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”，以户均五人计，有近十六万人。与此同时，熙宗废除了以前颁行的官制，颁行了新的朝政策略，开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勃极烈制度，标志着金朝正式建立封建王朝京师之制。

《大金国志》称此前本来没有宗庙，也就谈不上祭祀。金灭辽后，大批汉人进入金国朝廷，汉臣建言，曰：“天子之孝在乎尊祖，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。”熙宗听后觉着可行，开始修建宗庙，只是“惟庙貌，祀事虽具，制度极简略”。

熙宗所建上京都城，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，文化建设日趋规范。新建居住区域尊卑有别，熙宗、贵族、平民分而居之，熙宗住在上京南城，平民则住上京北城。《大金国志》记述，新的宫殿、城池建设完成之后，始有“内廷之禁”，始设“护卫将军、寝殿小底、擎手伞子”，始定官廷“文、武二舞”。宋人所著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这样描绘熙宗后期的上京会宁府，与当初之所见大相径庭，曰：“宫室之壮，服御之美，嫔妃之盛，燕乐之侈，乘舆之贵，禁卫之严，府库之限，已尽中国为君之道。”

海陵王完颜亮夺取帝位后，对臣子说：“天下一家，然后可以为正统。”想要建立中国大一统王朝，认为上京城过于偏僻，不宜留作京都，称“官艰于转输，民艰于赴诉”，并于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，迁都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取消上京名号。

金世宗完颜雍巡视上京会宁，宣称维护女真旧俗，开始恢复上京名号，陆续重建庆元宫，复建太祖庙，修建城隍庙，后来又对大多数官殿予以修复，用砖对城墙外部进行加固，即“以甃束其城”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

志
文
史

金上京会宁府 遗址上的历史印记

□王百川

行走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，处处体现着中西合璧、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，那些中西互映的城市建筑、中西并存的民俗风情、中西融合的文化风貌，无不彰显着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独特历史文化魅力。步入金上京会宁府博物馆，九百多年前金上京城峨宫阙、繁华市井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，曾经的天下分合、王朝盛衰、族群融合、礼俗信仰等昔日往事一一复现。“白山今高，黑水今滔滔。”女真族在数百年的兴起历程中，谱写了一段叱咤风云的历史，见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。

赫赫上京初草创

《金史》记载，金国国号为“金”，女真语“金”为“按出虎”。因为女真完颜部定居于按出虎水（今哈尔滨市阿什河）畔，按出虎水源于金上京（今哈尔滨市阿城区），所以称这一区域为金源。

公元1115年正月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按出虎水畔建都，国号大金，定都会宁（今哈尔滨阿城区南）。金国最强盛时疆域北至外兴安岭火鲁火讷谟克，东至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，上京会宁成为12世纪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太祖时期，金源故都暂未定京师名号，也未及时设置州府衙门，人们便以“御寨”相称。《大金国志》中这样表述，国初无城郭，人们星散而居，呼曰“黄帝寨”“相国寨”“太子庄”。这些称谓对于女真人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。

北宋使臣马扩所著《茆斋自叙》记录了一段金初的珍贵见闻，天辅四年（1120年）冬，马扩奉使拜见金太祖时，目睹完颜阿骨打和妻子并坐于火炕上，金太祖说：“我家自上祖相传，止有如此风俗，不会奢侈。只得个屋子，冬暖夏凉，更不必修宫殿，劳费百姓也，南使勿笑。”这就是当时的朝廷，这些都源于女真旧制的部族传统，女真人早已习以为常，但对有着汉文化传统的宋人来说，觉得很新鲜。

完颜阿骨打依然沿用部落联盟时期的女真旧俗，商议国家大事往往要通过诸勃极烈共同决定。正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所描述，金国初始，太祖阿骨打、太宗完颜晟与完颜宗翰等人臣之间是平等的，“乐则同享，财则同用，至于屋舍、车马、衣服、饮食之类，俱无异焉。”

荒原宫阙乾元殿

金太宗完颜晟时期，乾元殿是上京唯一的宫室建筑，一般重大事务需要商议时，便会在这里共同决策。

《大金国志》记载，天会二年（1124年），宋臣许亢宗到达洮流河（今拉流河），当时还没有建筑城郭、宫室，国人皆茅舍以居，四顾茫然，“就以所居馆燕，悉用契丹旧礼。”宋使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记载说，他们看到上京附近，都是辽阔平坦的原野，沿途所见村庄一般都是数十家居民的聚落，所住房舍皆是坐北朝南，言“便于牧放”。

等到许亢宗一行抵达上京会宁时，见到乾元殿正在建设之中。宋使写道，乾元殿为木建殿，殿楹七间，榜曰“乾元殿”。乾元殿台“阶高四尺许，阶前土坛方阔数丈，名曰龙墀。”当时每天在现场施工的人员大概有数千人，已经建成的房屋约数百间。

宋臣张汇、李浩就上京所见所闻分别撰写《金虏节要》《呻吟语》，张汇写道，金太宗常“浴于河，牧于野”，以为“为君草创”。太宗“独享惟一殿，名曰乾元殿”，乾元殿四围栽柳“以作禁国而已”，此殿“名曰御寨”。乾元殿内“绕壁置大炕，平居无事则锁之；或开之，则与臣下杂坐于炕，仍后妃侍饮食。”李浩这样记述，说太宗有事需要与众臣商议时，便召集大家一起聚于乾元殿议事，“同歌合舞，携手握臂，略无猜忌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金太宗时期，政治生态较为质朴，君臣之间颇为平等，不分尊卑。

太宗时期，宫阙不设围墙，宫城没有城垣，与宋人所讲的宫殿、宫城并不是一个概念。正如《大金国志》所言，上京“城邑、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”。彼时，上京城内，居民自由出入往来，车马常常从宫城前门进，直接穿行而过从后门出，宫城之内所有街巷都可随意往来，没有任何禁限。“每孟春正击土牛，父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看于殿侧。”上京居民有诉讼而没有解决的，他们往往会拦住太宗车驾，要求解决，即“民有讼未决者，多邀驾以诉。”《大金国志》附录中这样描述太宗时期的内庭，“间或遇风雪，虽后妃亦去袿履，赤足践之，其淳朴如此。”

塞北名都会宁府

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后，推进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，实行以儒治国，推动宋金和平，促进民族融合，鼓励学习汉文化。金上京会宁府的都城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，被时人称为“塞北第一都”，红墙碧瓦、殿宇巍峨、楼台叠榭、气势磅礴，斗拱飞檐、精美绮丽，朱楼翠阁、五彩斑斓。

《金史》记载，天眷元年（1138年），开始建设宫室。朝殿建成之后，设立上京会宁府衙门，宣布“以京师为上京，府曰会宁”。府下辖三县，即曲江（今阿城区）、宜春（今阿城区）、肇州（今肇源县）。管理人口“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”，以户均五人计，有近十六万人。与此同时，熙宗废除了以前颁行的官制，颁行了新的朝政策略，开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勃极烈制度，标志着金朝正式建立封建王朝京师之制。

《大金国志》称此前本来没有宗庙，也就谈不上祭祀。金灭辽后，大批汉人进入金国朝廷，汉臣建言，曰：“天子之孝在乎尊祖，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。”熙宗听后觉着可行，开始修建宗庙，只是“惟庙貌，祀事虽具，制度极简略”。

熙宗所建上京都城，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，文化建设日趋规范。新建居住区域尊卑有别，熙宗、贵族、平民分而居之，熙宗住在上京南城，平民则住上京北城。《大金国志》记述，新的宫殿、城池建设完成之后，始有“内廷之禁”，始设“护卫将军、寝殿小底、擎手伞子”，始定官廷“文、武二舞”。宋人所著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这样描绘熙宗后期的上京会宁府，与当初之所见大相径庭，曰：“宫室之壮，服御之美，嫔妃之盛，燕乐之侈，乘舆之贵，禁卫之严，府库之限，已尽中国为君之道。”

海陵王完颜亮夺取帝位后，对臣子说：“天下一家，然后可以为正统。”想要建立中国大一统王朝，认为上京城过于偏僻，不宜留作京都，称“官艰于转输，民艰于赴诉”，并于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，迁都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取消上京名号。

金世宗完颜雍巡视上京会宁，宣称维护女真旧俗，开始恢复上京名号，陆续重建庆元宫，复建太祖庙，修建城隍庙，后来又对大多数官殿予以修复，用砖对城墙外部进行加固，即“以甃束其城”。

金上京会宁府的历史遗迹多已不存，遗留的外城墙、护城河仍然依稀可辨，还有瓮城、马面、角楼等处遗迹，保留着历史痕迹。这些遗址遗迹，就是活的文物，既见证历史，又传承历史。